

## 王良和〈百萬大道〉

初進中大的學生，很多都奇怪那條路為甚麼會叫做百萬大道。問師兄師姐，他們不是愕然相視，就是茫然搖頭。偶然會有一兩個自圓其說：「可能因為花了一百萬來修築的吧？」畢竟這種猜測很難叫人相信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橢圓形。大家不知其所以然，也不深究其所以然，一直叫它百萬大道。

其實那條路也不怎麼大，西起大學圖書館，東迄科學館，全長不過幾十米，寬，也只得二十步左右。但是呢，如果在行人寥落的黃昏，獨自散步其間，卻有空闊綿遠的感覺。站在沒有建築物阻擋的位置，更可以看見遠處的青山，坡度或緩或陡參差對抗，畫面足足有一片天地之廣。那時候，頓感百萬大道果然是大的，這是因為有遠山來襯托，有距離來補足。所謂大，往往出諸感覺，而非通過量度。一切太客觀真實，反而沒有美感，失去聯想的餘地。

所以我一直感到百萬大道很美，尤其在秋日的黃昏，天空晶藍藍的，透明瑩潔得沒一絲飄浮的雲帶，溫煦的陽光無礙地下凡，降落於潔淨的百萬大道，躡足西行，悄然越過大學圖書館，曳向蒼翠的鹿山。說不定就在此刻，一片宮粉羊蹄甲的葉子隨風飄落，輕輕擦響大地，不意把散步的人驚動得愕然停住。那真有一點頓悟的禪意。我最喜歡這種境界。每次在無人的百萬大道輕步走過，心境平靜如水，把四周的景物映照得清澈見底。偶然站在圖書館門外回望走過的路，只覺百萬大道像一幅畫，沒有人能走進去，也不會有人走出來，彷彿自己根本不曾在那裏走過，彷彿一直就站在圖書館的門外，千年獨立看一幅傳世的畫。

有時真是一個人站在圖書館的門外，不是看畫，是觀鳥。大學圖書館半六角形的簷間有許多鳥巢，棲息著不知名的小鳥，墨黑的一點點飛來飛去。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以「書鳥」名之，有感於牠們選圖書館為家，恐亦愛書之故。偶然想翻一翻專書，查查這種小鳥的真正學名、身世和習性。但我連牠們的樣子，甚至特徵也看不清楚，怎麼查呢？感覺上，那是燕子的表兄弟，卻少了一對裁剪春霧的燕尾。其飛行高度則永遠在人的頭頂，不像頑皮的燕子，有時俯衝而下，離地面一、二寸又抖翼飛起，像表演花式似的。書鳥的飛翔姿態叫我最感興趣。一到午後，牠們就成群在簷間穿梭往返，不斷飛近巢穴又不斷飛離，偶然會在草泥築成的「家」輕吻一下。這種飛行方式，往往教我聯想到人世間欲去還留的千種別情。書·鳥穿梭不但好看，其聲也自好聽；颼颼的翼影閃來閃去，空中便劃過長短交錯的啁啾，任你的巧耳怎樣細聽，也不易確指是哪一隻在發聲。這樣高頻率的鳥語，需要廣闊的空間去擴散，不然會變成噪音。有時捧著一大疊書籍打圖書館出來，忽聽得重鳥在頭頂相呼，彷彿每一聲都在喚你；悠然翹首，只覺目隨鳥去，可以回望那站在圖書館簷下的書生，真有一點遠逸忘機的意趣。

圖書館門外有一個大平臺，大家都叫它烽火臺，聽之教人想起萬里長城。此

名有沒有出處，我不知道。臺並不很高，走過四級石階就到了，站於其上也沒有甚麼可以瞭望，而且百萬大道太直，根本不能與長城夭矯如龍盤入雲天的氣象相比。這冒名的烽火臺，沒有蒼涼或悲壯的歷史背景，卻是我們閒坐、集會，以及三五知己聊天的好地方。臺上種了各色各樣的花，中間數盆，四角沿階而下又排開數盆，佈陣一般把春戀重重圍困。其陣勢也真像一朵花，艷艷的四片花瓣拱著花蕊。那一盆盆的翠葉柔瓣，並不因季節之壇遞而倏忽飄零，品種經常變換：荷花、菊花、海棠、繡球、一品紅，甚麼都有。

有時在夏日的夜晚，獨自到波仔記吃飯，喝了酒，渾身脹脹熱熱，乘公車到達校門，走到烽火臺，已經汗流浹背，衣服濕漉漉黏糊糊了。那時候，頓感位於山頂的宿舍真是遙不可及，一洩氣，整個人便坐了下來，躺在烽火臺上。酒是有一點催眠作用的；每次喝了酒，都會懨懨欲睡。此時此夜，躺在空闊而且偶有微風的巨榻上，加上草間那單調而斷續的蟲聲，催眠曲一樣催進耳裏，不覺迷迷糊糊的睡著了。醒來的時候，夜還是夜，路仍舊鋪在面前，百萬大道卻安安靜靜的了無睡意。

烽火臺四周的地上，有一個巨大的方形雷紋圖案。像這樣的圖案，百萬大道還有十一個，不過面積較小。下雨的日子，我最喜歡撐傘由烽火臺漫步向科學館，沿途數數地上的圖案格子，稚氣得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雨中的百萬大道，有一種處變不動的沈潛之美。左邊的兆龍樓、碧秋樓；右邊的中國文化研究所，以及種於路旁的宮粉羊蹄甲、樟樹，都從從容容地守在本位。我的步伐更從容得可隨意停住，聽急雨淅瀝打在傘頂的聲音，打得傘頂微微浮動，又簌簌滑落滴到地上。一季季的雨聲聽下去，聽下去，不知道這樣的心情，甚麼時候會驟然摺進傘中，摺進晴天裏？

記得剛考上大學那天，步伐可沒有這麼悠閒了。那時候，拿著一張選課表，在兆龍樓、碧秋樓、科學館和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間奔來跑去。大家都趕著到指定的地點簽修必讀和喜愛的科目。像空襲來臨一般，整條百萬大道滿是惶惶之面孔與塌塌之鞋聲。盛夏的毒太陽火辣辣地照下，從早上到下午，足足吃了一整天苦頭。幸好這樣的情況在以後的日子裏成了絕響。現在我的生活節奏比外面的世界慢了一半，雨停後還有時間看百萬大道的積水，反照灰藍的天空，一些雲，一些飛鳥。

從大學圖書館望向科學館，會看見中文大學的校徽「鳳文」，那麼巨大地繪於牆上。此外呢，更看見高峻的馬鞍山，蒼翠的峰頭露於科學館的半空。大家都說，科學館遠看像飯鍋，其下的空地，遂稱做「飯煲底」。天文學會常召集會員在這裏觀星。我則認為此處更適宜看百萬大道的燈。

時常，在秋天的夜晚，跟少蘭坐在科學館下，望著百萬大道兩旁的迷燈，楞楞的像中了魔法。那些球形的燈像亮在湖水裏似的，清澈而且冷冽，照得我們的

心都無塵透亮。燈，有甚麼好看呢？這樣自問的時候，夜分明地深了。坐在這裏，正對大學圖書館，可以看見那一扇巨大的玻璃門，反照百萬大道的迷燈，虛虛幻幻，真真假假，全映入我們的眼睛，不必截然分辨。夜雨和流星也不會驚擾的一角簷下，坦然的大道鋪在面前，燦然的金燈亮於兩側，終點，圖書館肅穆有如偌大的聖壇，莊嚴而神聖的燈影，像要見證一點甚麼。

嚴格來說，科學館背後通往醫學院的那一段路，應該屬於百萬大道，不過被科學館一切，就變成了一截躲藏的尾巴，似斷不斷的非常尷尬。下午沒課，我跟幾個投契的同學最愛到醫學院的餐廳喝下午茶，喝一杯好立克，吃一塊蛋糕，討論功課或者閒談，甚麼都可以。出來的時候，但見一丸落日簪於鹿山盤起的翠髻，像造化鑄成的精緻頭飾，只容山來佩帶。那時的心情輕鬆愉快，彼此在百萬大道邊走邊說笑。有一位女同學最愛調侃我，冬天看見我穿雪襖，就會戲稱我是「雪山飛和」。有一次，她把我的名字加插在一首花生油的廣告歌中亂唱，唱得百萬大道的樟樹都頻頻搖頭。我心有不甘，便取笑她胖，還帶著挑釁的口吻說：「我獨腳而跳，你雙腿而跑，休想快我一步。」她果然不服，立即宣戰。於是我們在百萬大道比賽起來，揀了一株宮粉羊蹄甲做終點標記，由幾個同學做裁判。號令一響，我一式金雞獨立便點地而起，像卡通片的袋鼠一樣跳跳跳；別臉一看，只見她短短的雙腿疾步競奔，身子卻搖擺得像一隻快要跳倒的企鵝。我不敢大意輕敵，連忙加速前跳。由於路程短，我竟也和她同一時間到達終點。我們停下來喘氣，卻見旁觀的同學笑得腰彎背凸。經過一場比賽，從此我不敢在她面前過於自負，她又不敢過於把我輕視。這樣滑稽的賽跑，百萬大道要是真有靈，恐怕亦不禁莞爾。

對於常人，冬天乃一年之將盡；對於我們呢，春末夏初，卻是一學年之結束。這段日子，時常看見快將畢業的同學，穿著黑色的學士袍，像斂翼的蝙蝠，忙著在百萬大道上拍照。女孩子拿著一束鮮花，還坐在烽火臺的花叢裏，以最優美的姿態笑對著照相機的鏡頭，「咔嚓」一聲，人與花，光與影，遠遠近近虛虛實實的影像，都一一攝進小巧的照相機了。偶然會被師兄師姐拉到蝙蝠群的中間拍照留念。和他們並排而立，我的感覺非常奇怪。有一天，我也要穿上這樣的黑袍，在黃昏橘柔的暮色裏，像依依的蝙蝠豁翼飛翔，告別這裏的山，這裏的水嗎？

站在烽火臺上，一架照相機的焦點對著我們，然而，我雙眼的焦點，卻落在綿長而坦直的百萬大道。為甚麼此刻，眼前的路像沒有盡頭一般伸展？竟教我驟然省悟，只因為，你曾經在這裏擁有太多，多情的路，遂因你以百萬為名。入山三年，莫非終要辛苦地出山，背著重重的書囊，猛一回頭，卻見四年的一場短夢，夢裏無限依戀的人事，只一夢破，就煙消雲散了嗎？三年來，就在這說短不短，說長不長的路上，不論是春是夏，是雨是晴，不知留下了多少急步、漫步，獨腳、雙腿，深深淺淺、重重疊疊的足跡，還有無窮無盡的記憶。而這一切，最昂貴最精巧的照相機，都不能攝它進去。

那在無雲的黃昏與漫步的閒人，那在圖書館簷下觀鳥的書生，那在烽火臺上睡著的醉客，那在雨中數圖案格子的稚氣青年，那在科學館下看燈的情郎，那在百萬大道獨腳賽跑的自大漢，是我不久就要告別的，大學歲月裏情深款款的兄弟。

出處：

王良和：〈百萬大道〉，載於王良和著：《秋水》，香港：突破出版社，1991 年，初版，頁 79-87。

作者簡介：

王良和（1963 - ），原籍浙江紹興，生於香港。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取得學士學位，其後分別在香港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。曾任《公教報·青原篇》編輯、香港青年作者協會出版幹事、《星島日報》專欄作者、中學教師。二零一二年任職於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。

王良和在初中時已開始創作，並多次獲獎，其中包括第七、八、九屆青年文學獎；第三、四、六、八、十一屆市政局中文文學獎；一九八三年度大拇指詩獎；一九八四至八七年四屆中大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；第二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獎及散文推薦優秀獎；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。他的作品文字精煉，在描寫景物時，往往寄寓了他對事物、人情、生活的體味，啟發讀者思考。著有詩集《驚髮》、《柚燈》、《火中之磨》、《樹根頌》、《尚未誕生》；散文集《秋水》、《山水之間》。他曾與江弱水合編《坐看雲起時——中大校園散文選》。

作品收錄於作者第一本散文集《秋水》。作品寫於作者入讀中文大學的第三年，由百萬大道開始說起，記下在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。